

我們是什麼



今天我們來看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是甚麼。我們在這裏究竟是甚麼？這件事我們在過去一直沒有多說，因為說這話叫人覺得極其難為情，所以我們一直不願意多題到。但是雖然我們不說，別人卻常常問：『你們是甚麼？』甚至有人說，我們是復興會、是小群會、是基督徒報會等等。所以今天我願意就著這個問題來說幾句話。

首先要聲明的是：我們並不是甚麼。我們既非一個新的公會，也非一個新的宗派，或者一個新的運動、新的組織。我們在這裏不是加入某一派別，也不是創立一新派別。若非因為神給我們一個特別的呼召、特別的託付，我們並沒有在這裏存在的必要。我們之所以在這裏，乃是因著神給了我們一個特別的呼召。

剛纔我們讀過彼後一章十二節，那裏題到『你們已有的真道，』這句話的原文是說，『你們現在的真理。』『現在的真理』也可以說是『今天的真理。』甚麼是『今天的真理』呢？所有的真理其實都是在聖經裏，沒有一個真理是聖經中沒有的。但是，雖然牠們都記在聖經裏，卻因著人的愚昧、人的不忠心、人的失職、人的不順服，以致許多真理都被埋在聖經裏，向人隱藏起來。真理雖然仍在那裏，人卻看不見、摸不著。直到神看為時候滿足，就在某一時期中，釋放某些真理，叫牠們重新再顯現出來。

這些重新顯現真理，並不是神的新創造，乃是人的新發現。牠們不需要人去發明，卻需要人去發現。神在已往的世代中，都有不同的真理顯現；在某一特別的時代中，都讓人發現一些特別的真理。這件事實在教會的歷史中，可以很清楚的看見。

舉例來說，路德馬丁在第十六世紀被神興起來，神叫他看見甚麼是『因信稱義。』他乃是神興起的器皿，用來顯明『因信稱義』這個真理。這並不是說，在路德之前沒有因信稱義這件事實，這件事實在路德之前早已經有了，但是路德乃是知道這個真理一個最好的人，他最認識這個真理。故此，這個真理就成為那個時期中之『現在的真理。』

每一個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求問，甚麼是今天的真理？我們需要問神說，『神阿！甚麼是現在的真理呢？』雖然在聖經中有許多主要的、重大的真理，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：甚麼是神今天的真理？我們不但需要認識普遍的真理，更需要清楚神今天的真理。

從第十六世紀開始，神一直恢復不同的真理。第十六世紀乃是改教的時代，是宗教的一個大轉機。不是說在十六世紀以前沒有神的恢復，在那時期之前也有，只是從第十六世紀開始纔有主要的恢復。我們要把改教以後的歷史，分作四個時期來看：第一個時期是改教時期，第二個時期是改教後十六至十八世紀時期，第三個時期是十九世紀，而第四個時期則是今天二十世紀時期。

我們先來看路德的改教。路德被神興起，看見亮光，他主張人要回到羅馬書的真理去。今天許多人用政治的眼光來評論路德的工作，認為他的運動乃是一種政治的運動。但是，我曾讀過路德寫的日記、著作、和他的書信等，看見他的動機與目的都是好的；而他最好的地方，乃是恢復『因信稱義』這個真理，這是路德特別的恢復。當然，神並沒有藉著路德恢復全部真理，他所恢復的不過是因信稱義的真理而已。

他並沒有將教會全部改過來，例如他仍承認國教，仍認許教會是屬於國家的。在這一點上，他並沒有亮光。故此不久，以他為首的路德派，又變成德國的國教了。路德自己曾經說，教會是不受國家政治支配的；只是他認為行政的問題，乃是屬於過渡性的、是屬外院的、是暫時的，並不是聖所內的事。故此在這問題上，他並沒有作得徹底；神許可教會行政問題在路德時期沒有得解決。

雖然在這件事上恢復並沒有成功，但在『因信稱義』的真理上，恢復卻肯定是成功了。神將這被埋的真理從一切的遺傳、人意、教條中發掘出來，叫這真理被人知道、被人認識、被人傳揚。故此，人若生在那時代，就需要傳揚這真理，以這真理勸人；若不以這真理勸人，就不是神當時代的忠心工人了。

接著，我們來看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時代。一五二四年，在德國有一班主張再受浸的信徒（Anabaptist）被興起，他們追隨早一段時期羅塔（Lhota）弟兄們，提倡為信徒施浸。在這以前，無論是羅馬天主教或路德會，都只是為嬰孩滴水而已。這班 Anabaptist 不但宣揚『因信稱義』的真理，並且進一步為所有因信稱義的信徒施浸。等到聖公會在英國成立以後，他們又告訴人，教會不能與政治發生關係。因著這緣故，他們就受到逼害而被放逐。

過了十二年，在一五三六年有喀爾文被神興起，他乃是當時代神的一個最大的器皿。他被興起來以後，到處遭遇逼害，先是在瑞士，繼而在德國，無論他到那裏，都受到逼迫、趕逐。最後在蘇格蘭，他們有了一個開始，成立了蘇格蘭的長老會。

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，是英國安立甘教會（Anglican）成立的時期，這是英國國教的開始；他們雖然脫離了羅馬天主教的影響，卻與英國政治連起來了。因這緣故，在英國有不同的異議者（Dissenter）興起，他們起來反對國教，與國教持不同的意見，認為教會不應受國家控制，教會應與政治分清界限。然而，這些異議者雖然大膽指出國教的錯誤，他們仍沒有回到新約聖經的教訓裏；這是在英國發生的事情。

在德國有

Spener

弟兄被神興起，他在一六七〇年成為德國法蘭克福（Frankfurt）路德會的牧師，當時路德會已落在一種形式的宗教裏，他在讀經時，發覺教會中滿了人意，是神所不許可的，信徒必須回到新約聖經的教訓裏。故此，他開始帶領人實行林前十四章的教訓，在他的聚會中，開始教導人脫離傳統的儀文，跟隨聖靈的帶領，只是他的實行並沒有持續很久。

到了一七三二年，一個世界最早的佈道團體產生，就是所謂摩爾維亞弟兄的團體（MoravianBrethren）。Moravian 意思就是 Moravia

這個地方的人。他們乃是頭一批往世界各地佈道的弟兄們。他們中間一百人中，就有八十五個是出外傳道的。他們的起頭乃是藉著一位弟兄（ChristianDavid），這位弟兄在二十二歲左右得著重生。在他得救以前，他曾往各處尋求得救之道而未有所獲，終於，有一天被他找到了救恩之門。他找到以後，回到老家摩爾維亞大力傳揚這個真理，神藉他作了很大的工作。因著這復興，逼迫也接著來了，他被趕到薩克遜（Saxony）地方去。在那裏，他遇見了新生鐸夫（Zinzendorf）弟兄，那時後者只有二十二歲，在一小王國中為貴族。因著摩爾維亞的逼迫，弟兄們都逃出避難，新生鐸夫弟兄就把他們收容在他的領土裏。在那裏，他們開始了摩爾維亞的教會。在薩克遜國的一小山中，他們建立起家園，有各類不同的基督徒，由他們被逼迫的地方，漸漸遷到那裏去。

在這許多移民中，有一黑人名安東尼（Anthony），來自西印度群島，他到達弟兄們中間後，與各人談及西印度群島的情形，於是弟兄們覺得需要把福音傳給他們。經過抽籤，他們選出數位工人，與安東尼前往佈道，這是第一次的國外佈道，時間約為公元一七三二年。從那時起，佈道者不斷從他們中間出去，而摩爾維亞的教會，成為當世最有力的佈道團體，他們的信徒，分散到全世界許多的角落裏去。

同時，在天主教中間有一個新的發現，有一班屬靈的人被興起來，其中有 Molinos，為他們中間最屬靈的人。他生於一六四〇年，死於一六九七年，他曾作靈程導引

（SpiritualGuide）一書，教導人如何捨己、如何與主同死，成為當時一極有影響力的著作。與他同時的有蓋恩夫人（MadameGuyon），生於一六四八年，死於一七一七年；她對於如何與神的旨意聯合、如何捨己等，更有認識。她所寫的傳記，是一本很好、很屬靈的書。

此外又有芬乃倫（Fenelon），為當時主教，他極肯為主受苦，與蓋恩夫人二人同工。神藉著這些人，釋放了很多屬靈的道。在當時的世代中，屬靈生命最深的人物，都是產生於天主教中；更正派在這時代所著重的，不過是因信稱義的道而已。

除了以上三位外，尚有亞爾諾得（ArnoldGottfried），他曾作了許多書，論及教會問題。他認為當時的教會已偏離了真理，而正確的教會，必須回到新約聖經的立場上，纔能被建立起來。在這裏你看見有兩道水流，第一道水流是從

Molinos、蓋恩夫人、芬乃倫等人流出來，第二道是從 Arnold 所代表的人流出來。我們在復興報裏，曾經登過蓋恩夫人的

『靈性水流，』從她的文章裏，你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屬靈的人。至於 Arnold 的恢復，則是在外面的，他提倡人應該回到新約聖經的立場上。

這兩道水流，以後就匯合在一起，成了一七〇〇年間興起的非拉鐵非教會

（PhiladelphianChurch），非拉鐵非就是弟兄相愛的意思。當時人讀到啟示錄第二、三章，看見更正教雖然自天主教裏出來，然而不過是撒狄的教會而已，還未完全獲得恢復。

這個會在各處興起時，並不如其他會派所作的，叫人脫離他們原有的會派。他們並不要求人脫離各宗各派，只在各處開始他們的聚會。從一六七〇年起，在英國開始有他們的見證，在

Leeds

和

Belford

等地，有他們的聚會紛紛興起，他們乃是十八世紀中最強、最有力的見證人。當新生鐸夫還在世時，曾一度想將這運動收羅在他的摩爾維亞教會中，不過未得成功。

十八世紀開始，在英國發生了一個大復興。於一七二九年，在牛津大學有衛斯理（Wesley）兩兄弟被神興起，他們被稱為敬虔派，神藉他們帶進了一個大復興的流，這就是美以美會的起頭。衛氏兄弟，乃是十八世紀的主要人物。衛斯理約翰未得救前，努力行善，後往美國傳道，那時自己還未得救。他曾見證說，雖聽見了因信稱義的真理，並不明白。後來一位摩爾維亞的弟兄幫助了他，告訴他說，『你只管對別人先傳因信稱義，直傳到你自已對因信稱義有把握時為止。』這事以後不久，他就得救了。得救後，兄弟二人立刻到處傳此信息。那時候，人不能在街上講道，只能在教堂內盡職，因為當時教會認為聖道只能在聖堂內被宣講。但是他們兄弟二人與懷特腓（Whitefield）開始露天佈道，到處領人歸主。衛斯理所傳的信息中，最主要的題目乃是成聖的道。拔罪根的道乃是從他開始的。當然，他也告訴人，成聖乃是因著信。

衛斯理死後，國外佈道運動開始。最初成立的，乃是倫敦差會，此會本無宗無派，後則屬公理會。到了一七九九年又有

C. M. S. (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) 產生，屬安立甘會。而衛斯理會的佈道組織，亦擴充其範圍，成為日後的美以美會。

總結起來說，十六世紀的改革乃是普遍的；而十八世紀的改革是不普遍的。十六世紀的改革，不但影響了屬靈的世界，也影響了政治社會；而十八世紀的改革，主要的影響還是屬靈一面的。在十八世紀這一切運動中，最值得題起的是非拉鐵非教會的見證，他們匯合了先前所有主要的恢復。在他們中間，你可以找到各種主要的真理。

現在來看十九世紀，十九世紀乃是一個完全的復興。首先我們來看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。

一八二七年在愛爾蘭 (Ireland) 都柏林 (Dublin) 地方有一班人，其中有 Cronin、Grove

等，看見教會中有許多事是死的，沒有生命，只有儀文，就開始求主指示他們，聖經啟示神所要的教會應是如何。經過了禱告與交通，他們感覺到應起來照著林前十四章的原則聚會，於是就開始在一位弟兄的家中擘餅。不久後，一位前聖公會的牧師達祕

(J. N. Darby)，就開始參加他們的聚會，在他們中間解經。以後從他們中間，又漸漸出了許多解經的人來，如開雷 (William Kelly)、馬金多 (Mackintosh)、牛頓 (Newton)、柏勒 (Bellett) 等等。我因為讀了他們的書，就看見亮光，認識宗派組織的錯誤，認識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，教會不應由人意組織而成，只應直接由聖靈帶領。我們看今日的教會組織，多有人的遺傳與意見，而少有聖靈直接的引導，這不是神的心意。在神的旨意裏，教會不

應受人的控制，只應由聖靈來支配。凡是屬主的人，都該學習讓聖靈引導，而不跟隨人的支配。這些都是以上弟兄們所發現的亮光。

除此之外，弟兄們對千年國度、被提的問題，以及但以理書、啟示錄等的豫言解釋，都有許多的發現。他們是解釋舊約各種豫表最有力的一班人，馬金多所著的摩西五經註解，為同類之權威，佈道家慕迪對之極為推崇。他們又把聖經中對猶太人的豫言與對教會的豫言分別清楚。因為一百年前，許多人將對教會和對猶太人的豫言混在一起，以為猶太人的豫言都已應驗在教會身上。除此之外，這班弟兄們還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。

這個時期，在英國有許多屬靈的弟兄們被興起來，除了以上所題的數位外，又有CharlesStanley、GeorgeCutting

等弟兄們。後者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『救知樂，』告訴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，這本書現在中文已有譯本。福音的真理從這些弟兄們身上得著了全面的恢復。

此外，又有郭維德（Govett）弟兄，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，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。得救是生命的問題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題。司布真（Spurgeon）先生曾說，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，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。他告訴人兩件事：第一，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裏被革出的可能，故此信徒必須忠心，必須殷勤。第二，在大災難前，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，只有得勝的、忠心的信徒纔有分。

這個時期的解經家層出不窮，另一個極有名的屬靈弟兄是彭伯（G. H. Pember），他有許多解經著作。此外，還有潘湯（Panton）、戴德生（HudsonTaylor）等等，後者曾著『聯合與交通』（UnionandCommunion）一書，對基督有極深之經歷。以上這些是極好的發現，將神不同的真理恢復回來，只是牠們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理。

此後，在英國還有慕勒（GeorgeMuller）弟兄被神興起，他在禱告的事上和對神話語之信心的事上，都有很好的學習。他主張人可以藉著禱告取用神的應許，又見證他如何在經濟上憑信心生活。

在美國方面，有宣道會的興起，其中著名的有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與戈登（A. J. Gordon）等，他們都具有相當大的屬靈影響力，連英國的Taylor，也很受他們影響。他們看見信徒該回到使徒時代因信而活的經歷上。這個看見在當時是了不起的一件事，當然今天這個真理在我們中間已很普遍了。

戈登與宣信又發現了神醫的真理，在他們中間開始有病得醫治的經歷。這件事很快就傳開，多人為之宣傳，因而吸引了不少人。只是宣信等所著重的，並非僅為病得醫治而已；他們著重的，乃是復活的生命，如何勝過肉身上的軟弱，如何因著認識基督為大能者與拯救者，而向疾病誇勝。

在這同時，又有另一班人被興起，他們著重裏頭的生命。在大約六十多年前，神得著了一個賣磁器的商人，名叫

PearsallSmith，他看見人乃是因奉獻而成聖，這種成聖與衛斯理所說的成聖不大相同。他所說的成聖，乃是因著奉獻，藉著相信得成的；而衛斯理所傳的，乃是在奉獻之後漸漸進步所達到

的一個生活。其實以上兩個說法都是真理。接著 Smith
這一條內在生命的線的，有 Mrs. Hannah Smith，她寫了一本有名的書，叫作『基督徒
喜樂的

祕訣。』此外又有

Stocknell、EvanHopkins、及慕安得烈等，他們起來接續了前兩百年天主教中蓋恩夫人等所傳捨己的真理，並且開始在德國、英國等地每年召集大會，這些集會就是今天開西大會（KeswickConvention）的起頭。這個大會的主講人是 Hopkins，他既得 Smith 等人的幫助，又得蓋恩夫人等人的傳講，對當時屬靈世界產生一種確定的影響力。蓋恩夫人所釋放的真理，雖然在教會歷史上並不普遍，然而對許多人卻有極深並屬靈的影響力，甚至衛斯理亦曾得她的幫助。衛斯理曾說，他恨不得每個信徒都能讀蓋恩夫人的信息；又說他欠了蓋恩夫人許多的恩惠。神在十七世紀得著一個女人，藉著這個女人（即蓋恩夫人），產生了十九世紀中的一些主流。

除了 Hopkins 以外，又有 Trumbull

弟兄，在開西聚會中釋放得勝生命的真理，由此又產生對得勝之生命的認識，對信徒如何經歷得勝的生活有很大的恢復。

在 Hopkins 以後，神又得著一個姊妹，就是賓路易師母（Mrs. JessePenn-Lewis），這位姊妹早期身體十分軟弱，常臥病在床，因在病中讀到蓋恩夫人之著作，就以之為枕首；只是她不能相信這些信息中所說完全捨己、完全相信、完全傾愛等話是能實行的。然後有一天她與神爭執，與神發生意見，在這些爭執中，她迫切祈求主，叫她能進入這些真理。主聽了她的禱告。從那時開始，她就被神興起來，傳揚十字架的真理。

前內地會的一位弟兄

Holden，就是因著看了賓路易師母的書，纔認識甚麼是十字架。賓路易師母乃是一個真正背十字架的人。因著她的經歷，就吸引了許多信徒也開始追求十字架的真理。神藉著他們叫人認識，神工作的中心乃是十字架，十字架乃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根基，沒有十字架的工作，人就不知何謂死亡，何謂罪惡。許多屬靈的人都從她得到很大的幫助；神藉著她所傳揚的信息，叫許多人得著拯救。

我們看見神真理的發現，乃是越來越進步、越來越完全的；到了十九世紀末，差不多所有的真理都漸漸被恢復了。現在我們來到二十世紀。二十世紀初發生了兩件大事，第一件乃是一九〇〇年中國拳匪之亂。在這暴亂中死了許多基督徒。第二件就是一九〇四年間英國威爾斯（Wales）的大復興，在這復興中，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，以致再沒有可以傳福音的對象。除了福音之外，有許多五旬節的外表現象也在他們中間產生。

這復興的領袖是伊凡羅伯斯（EvanRoberts），是一個二十二歲的煤礦工人，學問並不好。神從卑微的人中呼召了這樣的一位，又給他一位配搭

Hastwell。他得救以後，常在廢礦坑中迫切禱告，他的禱告只有一個，就是：『主阿，折服教會，好叫世人得救。』

（Lord, bend the church to save the world.）周圍的人一面感到奇怪，一面亦受感動，漸漸就有許多人加入，和他一同禱告；不久，全礦坑的人都受影響，都起來一同禱告，而復興也就從這時開始蔓延至全英國南部。我們從他們學到了兩個大的真理：

第一，聖靈復興的工作乃是藉著一班被壓彎、被折服的人帶進來的。我們不要求神在外面賜復興，只要求祂更深、更新的折服、打倒我們，結局自然會有生命從我們身上流出來。

第二，在許多人當中，開始對邪靈的工作有認識。在這時期之前，雖然有人談論過這件事，但是他們的認識不徹底。羅伯斯弟兄認識何謂屬靈的爭戰，以弗所第六章的經歷，只有到他的時候纔被深刻的領會到。一九〇八年當他病倒床上時，他將他對邪靈與靈爭戰的經歷一一口述與賓路易先生與師母聽，後者日後根據這些認識，配合她自己的經歷，就寫成了『聖徒靈戰』(Waronthesaints)一書，幫助了許多受迷惑的信徒得著釋放。在過去數年中，在屬靈的信徒間所題的信息，都是賓路易師母的道，就是屬靈的爭戰與十字架的真理等。

與這復興同時，在美國洛杉磯開始了一個新的工作，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，在洛杉磯Azusa

街有黑人信徒，經歷了聖靈澆灌，開始說方言。關於方言，今天在許多人中間的實行是過度的、是不正確的。當然，我們並不抹煞方言的地位，我們在這裏，也需要幫助人得到五旬節的經歷。保羅的教訓是，一面告訴我們『不都是說方言』的，另一面亦叫我們『不要禁止；』前一節乃是為著那些太偏重這方面的人說的，而後一節乃是為著那些忽略這事的人說的。這兩方面，都是我們該注意的。

這些人又看見，約珥書第二章所豫言之事，在使徒時代並未完全應驗，須到春雨的日子纔能完全應驗，這『春雨的日子，』就屬靈的意義說，乃是指著今天說的。

以上我們看見了本世紀與本世紀以前神各種真理的發現，現在我們要問，今天神在中國的工作如何呢？神在今天有甚麼工作呢？

當我剛得救的時候，聽到許多外國傳教士所傳的道理。在一九二〇年之前，在中國連救恩的信息也難聽到。一九二〇年之後，纔開始有救恩、稱義、重生等等信息被傳揚。在那個時候以前，許多人不清楚救恩是怎麼一回事。現在中國有大約一百五十多種不同的公會，神叫我們看見公會的不對、宗派的錯誤，故此我們就開始傳這些信息。以後，神又親自叫我們陸續看見各種的真理，就是以上我們所題到許許多多不同的真理，對基督的得勝、復活的生命、十字架的道理、聖靈的工作等等，我們慢慢一一的看見。而在中國各地，也有人慢慢的認識這些事了。在我們與西國教士們的談話中，發現我們看見的這些真理，在西方也同樣被恢復了。

我們知道神的真理乃是積蓄的，而不是推翻已往的。所有已往神的真理，都是今天的根基，我們今天所看見的，都是神累積的啟示。當神開我們的眼睛，叫我們看見這個事實時，我們纔發覺，我們今天乃是活在神旨意的潮流中，這個潮流乃是接著神在已過不同年日的工作往前的。

從一九二六年開始，我們釋放了許多關乎救恩、關乎教會、關乎十字架的道，也為這些事作了許多的見證。到了一九二七年，我們更專一注意到十字架主觀的工作。我們看見十字架不光有牠死的一面真理，更有牠復活一面的事實；已往我們所傳的復活，都是指信仰方面說的，而不是指我們的經歷說的。今日我們所說的，乃是以復活為生命的原則，牠不是一個道理，而是一個屬靈的事實。就像我們所講一粒麥子死了，結出許多子粒的事，這乃

是一個復活的原則。以後，神又叫我們看見基督的身體是甚麼，牠的實際在那裏。我們認識到基督的生命只有一個，故此教會也只有一個。

我個人得賓路易師母的幫助很大。在英國有位史百克（Sparks）弟兄，也曾經得到她很多的幫助。史弟兄原先是在倫敦東南區的一個浸信會禮拜堂作牧師，後來主給他看見何謂復活，何謂教會的生活等真理。

以上我們所題的各種真理，並不能說以前沒有，只是沒有今天看得那麼清楚。然而在一九二八年以前，我們都還沒有題到神中心的事情。到了一九二八年二月，我纔開始題到一些關乎神永遠旨意的事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們纔開始告訴人，甚麼是神永遠的旨意。那年我們有第一次的得勝聚會，之後又有第二次的得勝聚會，所題的都是神中心的事情。

雖然有了以上的看見，我們乃是到了一九三四年，纔認識神一切的中心都是在基督身上。基督乃是神的中心，也是神的普及。神所有的計畫，都離不開基督。這就是這些日子神叫我們知道的真理，也就是這次聚會我們所傳的信息。在史百克弟兄身上，神也是叫他看見這一件事。史弟兄對神的得勝者的真理，有許多的看見。

神的得勝者，就是一班代表全體領先站在死地的人，他們與教會的關係，乃是錫安與耶路撒冷的關係。神對耶路撒冷的要求，都歸在錫安的頭上；錫安被得著，就是耶路撒冷被得著。等到錫安與耶路撒冷都被得著的時候，神的心意就滿足了。

我們滿心感謝神，因為我們從以上的弟兄們都得到了很大的幫助。正如保羅說，『我們的啟示，並不是從人來的。』照樣，我們也能說，雖然我們從弟兄們得了幫助，但這些啟示，我們都不是從人接受的；我們從路德、從新生鐸夫、從摩爾維亞的弟兄們、從開西的信息等等，都得了幫助。今天我們相信，神最後的目的乃是以基督為一切。有一位老牧師梅爾博士（Dr. F. B. Meyer）也看見了這件事。只是他說，他已九十多歲，不能再作甚麼。我相信，神今日只有一個工作，就是歌羅西一章十八節的信息，神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一切的根基乃是主的死、主的復活、和主的升天；除祂以外，再沒有別的屬靈事實。這就是神『今日的真理解。』

故此，今天我們在這裏作甚麼呢？我們要像施浸約翰一樣回答人，說，我們乃是曠野的那聲音；我們的工作乃是呼召神的兒女，回到神中心的旨意裏，以基督為萬有的中心，以祂的死、復活、升天為一切的根基。這是歌羅西一、三章的信息。我們認識教會在新約聖經裏的地位，這地位是崇高的、屬靈的。我們為著一些西國差會所給我們帶來的幫助感謝神，然而神今日叫我們看見的，乃是將一切帶回到神中心的旨意裏。今天我們的工作，乃是回到聖經中的教會立場去。

神所有的真理，都是以教會為出發點。保羅乃是先被放在安提阿的教會中，以後纔有在安提阿教會中被打發的事發生。我們今天所傳的真理，都是以教會為出發點。這是我們的工作、我們的見證。

我們應該少題那些零碎的真理，我們應該在各方面叫人看見主是在萬有之上。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攪亂教會，我們乃是要回到使徒最初的工作中去。我們對一切的事都要小心，出乎人的我們都要學習拒絕，出乎神的我們都要竭力趕上。

我們要感謝神，因為祂叫我們能構上神偉大的旨意。我們需要謙卑，需要俯伏下來，需要除去自己。我們要看清楚，我們今天的工作，不是單單救人、幫助人屬靈而已；我們的目的，實在是最大、最榮耀的。感謝神，我們今天能得知神『今日的真理。』但願神恩待我們，叫我們不作這『今日真理』的落伍者。但願我們儆醒，不讓肉體滲入，不讓自己有地位，讓神的旨意能在我們身上得著成全。

最後，讓我補上一兩句話。今天我們有四方面的責任：對罪人，我們需要傳福音；對撒但，我們需要認識屬靈的爭戰；對教會，我們應持定今天所看見的；對基督，我們應見證祂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事實。今天這個見證，在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西班牙、甚至非洲，到處都有，只是人數不多，表面看也極為貧窮。我們需要為這些地方代禱。